

沙枣花又开

□贺来西

前几日，在西山湖边转悠，猛的嗅到阵阵熟悉而亲切的奇香，香气浓郁醇厚，有一股甜丝丝的味道。我忽地记起，是沙枣花的味道。一阵欣喜，便迫不及待的循香寻找，果然见一棵沙枣树，隐于众树丛间。米粒大小的沙枣花，金黄小巧，玲珑亮眼，铃铛一样密缀于银灰色的叶间，见了，我，像是有话要说，花瓣眉目间的欢喜，随浓郁的香气，故人般扑面而来。

我其实并不大喜欢沙枣树，花小叶灰，花生粒大小的沙枣果，味淡生涩，褐色的枝杆，冷硬如铁，刀子也扎不进去。它虽有“香柳”的雅称，却远没有柳树的柔软，更没有桃杏的花烂漫惹人，它浑身是刺，冷倔倔的拒人千里之外。但它的香气很特别，像小米粥的味道，能生出甘甜味。小时候，每当沙枣花开的时候，母亲总会说啊呀，村西的沙枣花开了，看这香的。我仰头轻轻一嗅，满院的花香。

沙枣树耐旱抗寒，不惧盐碱渍地，铁打的身板，专抗沙化风狂。解放初期，村人在我们村西种植了成干棵沙枣树，南北走向，绵延成带数十里，结阵成灰绿色的城墙，护卫着村庄。威武庞大的沙枣树，站成了光秃秃黄土丘上，一道顶天立地的风景。

每当沙枣花开时，孩子们就结伴来到沙枣树下，不顾干滑针刺，爬到沙枣树上，把一串串的小枣花，放在嘴里嚼食，味淡生涩，却满嘴生香。站在高高的树叉上，环望四周，眼前是一个更大的世界，土丘起伏，村庄点点，南山磅礴的恒亘在远方。我们坐在枝叉上，一边吃着沙枣花，一边幻化着远方，向往着南山里的神秘，争论着山那边的世界，晃悠悠的枝杆，晃悠悠的童年。沙枣树是童年的一扇天窗，给久憋闭塞的黄土，透了口气，给了童年一个更大的世界。

其实，孩子们上沙枣树，还有一个更牵动人心的秘密。每当枣花开时，总会有蜻蜓一样的直升机，顺沙枣树带飞行，几乎是擦树梢，喷洒农药。这对当时，连汽车都难得一见的孩子们来说，有着天大的诱惑。每每此时，孩子们便纷纷潜伏在沙枣树冠，“伏击”直升机，大饱眼福。直升机巨大的螺旋桨搅动着气流，由北向南，把树冠吹的东摇西晃。枝叶低俯处，孩子们屏息凝神，注视着直升机。当直升机几乎擦着头皮飞来时，孩子们突然立身站起，惊喜大叫，欢呼雀跃，全然不顾白色的药粉，面粉一样的洒落在身上。有胆子大的，尽力伸手，想触摸飞机，以解心头之痒。飞机飞过，孩子们一个个白人一般，互不相识，吵闹着，大叫着，说看到了飞机里的人人。

触摸飞机，成了孩子们心头之病。有一天，突然有人提出，去飞机落脚的地方摸飞机。建议一提出，孩子们一呼百应，大有飞蛾扑火之势。于是，我们顺着沙枣树林，一直向北而去。走过一个又一个村庄，从上午走到下午，口干舌燥，忍饥挨饿，一路打听，一路寻找。最后，终于在一片密林中的一片空地上，看到了直升机。孩子们潜伏在树丛中，慢慢的向飞机匍匐靠近，但一次也没有得逞，没等靠边，早被林场工作人员追撵的远远了。

夏天到来时，天气炎热。孩子们把放的牛拴在沙枣树下，拔一大捧草，把牛安顿住，然后纷纷上树，一衣袋一衣袋地摘着沙枣。沙枣有长圆的，有滚圆的，胖胖的泛着青光，一树和一树的不一样。摘好沙枣后，坐在沙枣树荫下，在地上挖一个坑，玩吹沙枣游戏。玩累了，躺在树下的绵土上，阳光从叶间筛落，忽闪忽闪的照在脸上身上。

更多的时候，我是躺在沙枣树的斜枝上，

看脚下的庄稼，画一样的向远方展去。或是望着村里高大呈梯形的楼一样的土台墩，想它是怎样用土筑成，为什么要筑，它经历过什么。我曾无数次地问过村里的长辈，却总也无从知晓。他们都说他们小时候就有了，一直就立在那里，树一样的立着。土地就是一部书，一部我们读不懂的史书。

沙枣树带的地畔旁，是满财大爷的责任田。我常骑在沙枣树上，看满财大爷锄田。炎炎烈日下，玉米苗齐腰高，满财大爷光着脚，赤着背，浑身上下只穿着一件土白洋布做的大裆单裤，弯腰在田野锄田。烈日炎炎，汗水渍的满财大爷的脊背，紫红油亮，像烤熟的熏鸡一样。庄稼绿汪汪的一片，望不到头。满财大爷一直低头锄着，好像总也锄不到头。看着看着，满财大爷就被海一样的绿淹没了，变成了地里的一棵不苗，地埂上的一棵坚韧的白草。

见满财大爷晒的可怜，我就说大爷歇歇哇。满财大爷边锄边说，不能歇，庄稼撵哩哩。我说这整天受死受活哩，麻烦不。满财大爷边锄边紧一句慢一句地说，好娃哩，有啥麻烦哩，枣树是枣树的活法，玉米是玉米的活法，人也一样。末了，满财大爷说，想唱几句哩。我说您儿想唱就唱它哇。满财大爷就嗨了起来。满财大爷唱的没有歌词，只有嗨，那声调，高亢悠长，就像这黄土地一样，上一道坡，下一道梁，起伏起伏，艰难的向远处飘去。

没几年，村西边的沙枣树被人们砍了个精光。多年后，满财大爷也永远长眠在那片，他曾经伺候了一辈子的土地下。那片土地还在，一如从前，春来秋往。前几天，在西山湖边，和沙枣树意外重逢，故人一般，令我感慨顿生。天地之德，莫过于生。人间万物，生生不息，但愿这“生”，能生出沙枣花香的丝丝甜味来。

鹧鸪天·七一感怀

□梁峙山

风雨百年历沧桑，红旗漫卷耀东方。
安排工匠巡天宇，收拾山河固海疆。
凝心力，著华章。青山绿水泛波光。
复兴前路巍巍势，擘画蓝图再启航。

七一颂

□周玉江

征船破浪启鸿蒙，百秩风雷铸鼎雄。
力挽狂澜安禹甸，襟怀赤胆托苍穹。
深耕沃野春潮涌，高拓星河血脉通。
笃守初心酬志，千家灯火映霞红。

七一抒怀

□解连枝

百年求索路无穷，砥柱中流气自雄。
星火燎原摧旧制，春雷动地启新程。
神舟问月云霄越，高铁飞虹四海行。
且看今朝花似锦，锤镰指处九州同。

礼赞七一（外一首）

□熊轲

岁月长河里，记忆深处中
嘉兴南湖上
一叶红船劈开沉沉雾霭，驶向黎明
星火微芒，灼热如炬
照亮凝望的双眸
暖透激荡的胸膛，点燃久蓄的希冀

仲夏的风，又拂过脸颊，
带着信念与铿锵的足音交织
在誓言里镌刻庄严
征途被盏盏心灯照亮
在每个平凡日子

精神如一脉薪火，在血脉中相传
党旗下，初心如初，热血仍沸
崇高理想，若长空中不落的号角
引领我们，一路高歌，一路向前

忆往昔，绘芳华

回眸南湖烟雨
一叶红船劈开迷雾
穿过沉沉长夜
守望星火燃遍山川
奋进征程上
仰慕天安门前屹立的身影
目光如炬，不负党旗下的铮铮誓言

热血浇沃九州
赤诚承诺植根大地
致敬人民英雄
他们的脊梁撑起民族尊严
红色血脉不息
澎湃着不渝的忠诚
南风轻拂，红歌悠远
心底凝望远方万千

在南风中奔赴
向青春献上最深敬意
步履坚定，信仰滚烫
初心从未褪色
迎着晨曦
众志如虹驶向复光耀彼岸

夏至清欢

□程先利

走在路上，道旁树木绿得发亮，阳光穿过叶隙，在地投下细碎光斑。清风拂过，树叶簌簌作响，光斑摇曳，满地仿若碎金。入目皆是鲜活色彩，青草鲜翠，林木浓绿，空气裹着草木独有的气息，深吸一口，叶片微湿，花香清甜，混着日晒泥土干爽的气息，层层漫上鼻尖。

时光匆匆，尚未赏尽春日繁花，抬眼已是满目深浅绿意。浓绿肆意铺展，似打翻的绿颜料，从近处树梢绵延至天际。池塘荷叶舒展，圆圆叶片浮于水面，宛若青伞，摘一片顶在头顶，清香萦绕。粉白荷花隐于碧叶间，微风携来淡香，似有若无，若能在这份荷香封存书页，往后翻阅，便能重温盛夏。

午后搬椅临窗闲读，斜阳斜落，微尘在光

里缓缓浮动，树影在书页间轻晃，内心安宁。若是恰逢骤雨便更妙，夏雨急促，敲打着芭蕉噼啪作响，煮一壶清茶，静观茶叶在杯中舒展，心头烦扰尽数随雨水消散。

生活一半是柴米油盐，家常琐碎，清晨一碗热粥，归家一盏灯火，买菜劳作，烟火寻常；一半是午后清茶、窗前闲书，藏着温柔静谧。平淡日常细细回味，自有万般滋味。

林清玄曾言，人当保有清净心，平和看待人生起落，不执好坏，便是通透。心若安定，世间万般皆有妙处：盛夏酷暑，却孕育清甜瓜果；蝉鸣聒噪，却是独属夏日的声响。心定，则处处皆是青山绿水。

夏至白昼最长，落日迟迟，黄昏绵长。天

边铺展火红晚霞，渐次晕开粉紫，最终消融于暮色。月下荷塘依旧盛放，花瓣沐着月光温润如玉，夜色里荷香愈发醇厚，清甜微凉，抚平心绪。

午后常遇急雨，雨点砸落，泥土腥气漫开，燥热一扫而空，周身清爽。雨歇云开，一缕日光破云而出，耀眼明朗。

夏至日光炽烈，白昼漫长，却也造就绝美的黄昏、清凉晚风、馥郁荷香与雨后舒爽。心不乱，便不惧岁月奔流，不惧盛夏来去；心不慌，便能跨过生活坎坷。世事来去自有定数，守住心底安宁，再平淡艰难的日子也能安然度过。

时至夏至，暖风温柔，荷香满塘，夏雨清凉。愿这个盛夏，所有期许的美好，皆如约而至。

闲话小暑

□蒋道龙

小暑井水最清凉，地底寒意尚未被暑气消磨。如今方才懂得，外婆所言不只是井水，更是生活：纵使酷暑当头，生活也总会暗藏一抹清凉，予人慰藉。

小暑三候层次分明：温风渐起，蟋蟀迁居屋檐，雄鹰高飞避热。古人观察细致入微，暑气蔓延循序渐进，从无形之风蔓延至角落生灵，万物顺势避让，不是怯懦退缩，而是顺应时节的周全智慧。

待到傍晚暑气稍退，街巷便热闹起来。居民搬出竹椅，摇起蒲扇，摆开棋盘对弈。下棋老者鼻尖沁汗，落子铿锵干脆；旁人端着搪瓷茶缸旁观，随口点评被嗔怪，便笑着收敛话语。路灯亮起，飞蛾环绕光影盘旋，

摇曳的影子起落不定，恰似起伏辗转的寻常日子。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有言：“暑，热也，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犹小也。”一个“犹小”道尽小暑真谛，热气未至鼎盛，凡事尚有余地。这份分寸感值得深思：情爱不必满溢，怨怼不必绵长，顺遂之时留存清醒，困顿之际心存期许。小暑暗藏从容哲思，热浪初盛却未极致，如同行至半生，热烈之中懂得克制自持。

夜深梦回老井，井水清幽映着残月，凉意自心底缓缓漫涌。原来小暑的“小”，是恰到好处的留白，给酷暑留余地，给日常留念想，也给漫漫人生，留存一份满怀期许的温柔希望。

在二十四节气之中，小暑最为谦和。大暑燥热凌厉，夏至气场端正，小满极易盈满，唯有小暑深谙分寸，张弛有度。

小暑的暑气是缓缓浸润而来，并不似大暑来得猛烈。清晨开窗，暖意轻柔漫上肌肤，恰似母亲伸手试探水温的温柔。蝉鸣尚显舒缓，只是在枝丫断断续续轻啼，未曾声嘶力竭。梧桐枝叶静静低垂，偶有风吹，裹挟温热气息拂面，温和内敛。午后漫长慵懒，光阴绵软如铺开的宣纸，窗前花猫舒展身子慵懒休憩，倦怠慵倦，尽显夏日闲适。

忆起儿时在外婆家，每逢小暑，外婆总会熬一锅绿豆汤，放进院角老井冰镇。井壁覆满青苔，井沿布满绳索磨出的沟壑，外婆总说